

乐活人生

“闲鱼”上的买和卖



淡如水

女儿在“闲鱼”上成功卖出好几件她不穿的衣服,当然,价格是跳水的。不过,她也成功买回了一件全新的挺好看的衣服,说原价小一千的,她只用了三百多。

这让我有点吃惊,同时好奇心作怪,加上我的衣橱里也有点满,有很多“不想穿又不适合送”的旧衣服。于是,我也赶紧下载了“闲鱼”看看。

打开“闲鱼”,我看到的是一件件所谓的旧物,而很多店主分享时还会加上一些说辞:身材变胖了、买回家就不喜欢了、前男友送的、单位发的、打折时冲动买的……很多衣服也是纯原图拍摄,没有卖家秀,没有美颜图,有些潦草到让我生出“这能卖给谁”的想法。

不过,这些皱巴巴的随意里,倒也处处透露着真实和烟火气。

那一笔笔的交易里,兜售的是原主人“曾经的拥有”,而且循环之后,它完全有可能焕发生机,成为新主人的“心头好”。因为时机恰当、价格恰当。

我能体会买到合适商品的人们那种“捡漏、赚了”的感觉。因为“旧、二手”不影响使用,性价比高,超过了一般购物的快乐体验。当然也有人因为无法退换,并没有买到自己想要的,但因为价格优势在,也不觉得亏太多。

我更能体会卖出一件“觉得闲置了可惜”的旧物时的那种爽快。因为在某种程度上,兜售闲物而获取的那笔资金,能有效稀释“后悔情绪”、降解“纠结情绪”,从而提升快乐感,这份隐形的价值才是让市场活跃的推动力。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q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

落叶风骨



张超

寒风中的落叶,尽管近乎干枯,但其脉络清晰,肌理独特,肆意张扬。这是落叶的风骨。



昆仑拾雪

闺女回来了,让我陪她去南通市图书馆写作业。她写作业,我看小说。啊,



图书馆里的时光

多久没有爷俩共坐同一书桌的时光了。20多年前,我到海安工作,每逢周末就是最孤独的日子,没地方可去,就骑个破自行车去海安图书馆消磨时光。一晃,我已人到中年,闺女也长大了,昨晚内人说,你明天去图书馆重温旧时光吧。嗯,图书馆就是春天的模样、理想的时光。

一个城市有这样浩瀚而又静谧的灯光,就有了春风润物、静水深流的无穷力量;一个城市有这样伏案以求、虔敬好学的身影,就有

了底蕴卓尔、不可限量的伟岸海拔;一个城市有这样迈往书馆、胸怀书香的心灵,就有了超凡脱俗、心系星空的高贵血统。在每一本书上触摸文字斑斓的脉搏,感知浩瀚书海的无边辽阔与苍茫,每一寸时光都闪耀理想的光芒。在每一门学问中探究知识无穷的奥秘和道法、洞察人类的渺小与有限。图书馆的容量是一个城市的雅量,图书馆的高度是一个城市的头颅,向图书馆里一寸寸静谧的时光致敬。

南海一号沉船博物馆



羞刀难出鞘

南海一号沉船博物馆现在改名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,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,以前我误以为在海南港门镇,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以南海三号沉船为主的博物馆。

从发现,到勘察、科考、试掘、打捞、建馆、开放,前后历时40年,2017年第一次来海陵岛时,南海一号沉船博物馆正好闭馆,没参观着。

南海一号沉船博物馆目前已发掘18万件文物,都是800年前的东西,这船为何而沉?尚是谜,可以推想一下,这种在当时属于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建造的“上平如衡,下侧如刀,贵其可以破浪而行”的“福船”,能抗击大风大浪,除非遇到惊世骇俗的海难或足以毁灭整条船的内讧,想把它弄沉还真不容易。可是,它就是沉



了,而且沉睡在海陵岛南边30公里外的海底,一睡就是800年。要不是英国一家公司要在这片海域打捞一艘东印度公司的沉船,南海一号还不知道要再睡多少年。

宋代时期,海上丝绸之路因河西走廊一带被少数民族国家所把控,通道受阻,原本从长安出发通往中亚、欧洲的陆上贸易中断,不得不开辟海上通道,与东南亚、南亚、中东、东非建立

海上贸易。这种贸易分为两种,一种是官方贸易,主要沿海岸航行,一是海上风险较小,二是可以与沿海国家建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交流;另一种是民间海上贸易,为了摆脱官方盘查,往往穿越大洋,直达贸易国,这样,风险很大,沉船事故概率增加。南海一号显然属于后者。

南海一号沉船的打捞与发掘开创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先河,并且在考察、打捞、发掘、考古上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,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极力推荐的经典范例。南海,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船只穿梭往来最密集的海域,它的海底究竟还有多少秘密,只有留待机缘巧合与科技发展来发现,而我,虽然在南海一号沉船博物馆盘桓仅半天,却整整跨越了800年时光,目睹了占有世界80%国民生产总值的宋朝贸易的繁荣,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世界性的巨大影响。

生活百味

排骨年糕



Ruby

《繁花》带火了沪上的一众美食:宝总泡饭、排骨年糕、热气羊肉、凯司令蛋糕、川沙鸡脚爪、定胜糕……

这些天,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打卡回味剧中的美食,我亦是其中一分子。不过,我想打卡的唯有汪小姐爱吃的排骨年糕,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探望当年的男友、现在的老公时,他请我吃的第一顿上海美食。



看完《繁花》,我又去了鲜得来,这是剧中“香得来”排骨年糕店的原型。我点了一客排骨年糕,吃的时候先淋上辣酱油,让大排和年糕都充分浸润,这样才能品尝到鲜脆酸辣、鲜咸有嚼劲的地地道滋味。

在久违的熟悉的味道里回望往昔,感慨时光飞逝,但我们的爱还在。

找回青春有一百种方法,点一客排骨年糕,是最简单的一种。

烘缸



陆遥

这只高约18厘米、直径约25厘米的烘缸是母亲当年的陪嫁品。母亲做好早饭后,便拿着烘缸来到灶后,用铲子将灶膛内的余火取出,均匀堆放在烘缸里,再抓些木屑堆在余火上,用铲子压实后,盖上盖端进主屋。别看小小的烘缸,让屋子不一会儿就有了暖意。母亲还常将洗过的尿布一片片捂在烘缸上,直至烘干……

曾有多少次,收废铜烂铁的人问我有烘缸、铜勺卖吗,都被我回绝了。留着烘缸,是留着一份对母亲的怀念。

